

安徽古籍叢書

趙紹祖金石學三種

〔清〕趙紹祖撰 牛繼清 趙敏校點

黃山書社

趙紹祖金石學三種

〔清〕趙紹祖撰 牛繼清 趙敏校點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趙紹祖金石學三種/(清)趙紹祖撰;牛繼清,趙敏校點.
-合肥:黃山書社,2011.9
(安徽古籍叢書第十五輯/安徽古籍叢書編審委員會編纂)
ISBN 978-7-5461-2205-2
I. ①趙… II. ①趙…②牛…③趙… III. ①金石學
-中國-清代 IV. ①K877.24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1)第 189273 號

本書出版得到 全國高校古籍整理工作委員會項目 資助
安徽省高校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項目

趙紹祖金石學三種

(清)趙紹祖撰 牛繼清 趙敏校點

*

責任編輯 龍河

責任校對 龍河 封面設計 馬芳

黃山書社出版發行 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印刷廠

開本 880×1230 1/32 印張 15.875 插頁 4 字數 285 千字

2011 年 9 月第 1 版 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61-2205-2

定價 47.60 圓

凡發現本書有印刷、裝訂錯誤,可直接向承印廠調換。

安徽古籍叢書編印緣起

我國歷史悠久，典籍豐富。我省地處南北之交，學術尤擅其盛。數千年來，哲學、史學、文學、藝術、語言、科技，作者輩出，著述如林，或自名一家，或蔚然成派，多為中華民族文化之菁華，有裨於社會主義文化之建設。允宜及時整理，以廣流傳。

粵自明清，以至近世，南北郡邑已有涇川叢書、龍眠叢書、貴池先哲遺書、南陵先哲遺書諸刻。一九三一年，復有安徽叢書之編刊，所收皆皖人著作，分期影印。出至第六期，以抗戰軍興而中止。盛業未竟，論者惜之。

今者，中央倡導整理古籍，我省領導對此尤為關心。省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委員會幾經商討，決定編纂安徽古籍叢書。編纂宗旨是在歷史唯物主義指導下，批判繼承，古為今用，弘揚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服務。最其體例，約有數端：

一、所收皆為歷代皖人著作，時間一般以辛亥革命之前為限，內容以文、史、哲為主，分類成輯。尤其注意稿本、稀見本之搜輯與傳布。

二、整理方式包括輯、校、標點和注釋、今譯。校勘，力求採用善本為底本，校以他書，

或加補輯、編次。標點，採用新式標點。注釋，務求精確，但不作煩瑣考證。整理中，盡量吸收國內外研究的新成果。

三、先秦、兩漢著作及語言、文字之類，皆用繁體字，其餘則酌用簡體字。版皆豎排，以期一律。

四、凡熱心於本叢書編印及捐資助刊者，得於書內題名。

安徽古籍叢書編審委員會

安徽金石畧卷一

涇縣趙紹祖琴士輯

安慶府

隋舒州容璨大師碑

無年月 佚

薛道衡撰

在潛山

按唐獨孤及覺寂碑有云碑版之文隋內史侍

郎河東薛公道衡唐相國刑部尚書贈太尉河

南房公瑄繼論撰之是道衡有容璨碑也

趙紹祖識

唐太平興國寺碑

調露間

在懷寧

佚

太平興國寺碑乃調露年間碑圖經載為薛稷書

又有唐頴碑亦有古法

輿地紀勝碑目

唐四絕碑 無年月 李華撰

集古錄云唐李陽冰篆并李華文張從申書 輿地紀勝

碑目

唐舒州山谷寺上方禪門第三祖璨大師塔銘 大曆七年

獨孤及撰 在潛山 佚 文載毘陵集

銘畧云僧湛然等狀稱大師遷滅將二百年秀和

尚寂和尚傳其遺言先朝猶特建靈塔且加塔冊

諡大師法門津梁至今分骨之地未霑易名之典

今因肅宗皇帝齋忌伏乞准開元中追褒大照等

禪師例特加諡號兼賜塔額中書門下牒淮南觀

涇川金石記

琴士趙紹祖輯

男國楨校

縣金石本寥寥而金較之石尤爲難得然著錄家
僅收趙吳興所書蘇公政績記不知吾涇自漢唐
迄於宋元金石之存者尚數十種也今分存佚未
見爲三項彙而輯之於金僅得三種石則自南唐
以上並詳其存佚記其梗概宋元惟記其見存者
明則并其存者畧焉

古墨齋金石跋 卷一

琴士趙紹祖輯

男國楨校

夏响樓碑 篆書 文刻金石文鈔

昌黎詩曰千搜萬索何所有是本未之見也宋嘉定中何子一始得之而刻之嶽麓明楊用修刻之滇中楊時喬刻之棲霞山張應吉刻之湯陰縣又歸德府及汲縣西安府與大別山皆有刻其人其時未之詳也乾隆丙午余自江寧至鎮江道經棲

前言

趙紹祖（一七五二—一八三三年），清代安徽省寧國府涇縣（今安徽涇縣）人，字繩伯，號琴士，齋名古墨齋，廩生。九歲即以能文稱於鄉里，弱冠蒙安徽學政、著名學者朱筠賞識，并從朱氏受說文。先後兩任滁州訓導，一署廣德州訓導，敦變士習。道光初曾舉孝廉方正，給六品頂戴，晚年長期主講皖南秀山、翠螺兩書院，是嘉道（一七九六—一八五〇年）間有全國影響的安徽地方學者，清史稿文苑傳附於俞正燮傳，清史列傳文苑傳有專傳。趙紹祖學通四部，於史部特別究心，以新舊唐書互證知名當時。撰成著作十餘部，如通鑿注商、安徽金石略、讀書偶記、消暑錄、建元考、校補竹書紀年、校補王氏詩考、古墨齋金石跋、金石文鈔及續鈔、涇川金石記、古墨齋筆記、觀書記、書畫記、琴士詩文鈔等，又輯其師友詩為蘭言集，編集刊刻涇川叢書共百餘卷，與修嘉慶涇縣志及道光涇縣志續補。道光初，陶澍任安徽布政使，籌修安徽省志，延聘趙氏與修，以「詳瞻有法」而聞名。其著述中，通鑿注商、安徽金石略、讀書偶記、消暑錄四種為續修四庫全書收入。讀書偶記、消暑錄兩種由趙英明、王懋明二先生點校，已收入「學術筆記叢刊」，由中華書局出版。但趙紹

祖及其著作一直沒有得到研究者的足夠重視，因此趙紹祖及其著述仍屬安徽文獻待開發的重要研究領域。

安徽金石略是趙氏所撰著錄安徽歷代金石文字的文獻，書凡十卷，收錄上古三代至元代安徽省（地方行政區域劃分以清嘉慶末年爲準）及有關安徽地方與人物的各種金石文字（包括青銅器在內的各種器物、各色碑記、墓誌銘、摩崖石刻、題名錄、匾額等）計七百八十八件（通），從碑主和撰寫、篆文者等方面看，涉及古代名人多達數百，是安徽金石文字著錄的集大成作品。

一

清初學術雖然仍以理學爲宗，但學界也已注意矯正其空疏之弊，顧炎武更是力主「經世致用」，並倡「好古敏求」，「斂華就實」，啟清代「漢學」之端。尤其重要的是顧氏非常注重實地考察及金石碑版文字的搜集著錄，完成了求古錄、金石文字記、石經考等著述，開創了清代衆多一流學者致力金石與輿地的學術風氣。乾嘉以降，此風大熾，著名學者如錢大昕、翁方綱、孫星衍、杭世駿、錢坫、邢澍、畢沅、阮元、王昶等都有重要的金石著作傳世。而涇川趙氏家族，很早就有收集研治金石的學術傳統，明代涇川學者趙昌就著有金石錄，在涇縣志中有著錄。在這樣的學術傳統熏陶下，趙紹祖能够預其時學術之流，「夙留心金石

之學，凡斷碑殘碣，經其搜羅哀集及辨證者不少。（洪亮吉新修涇縣誌金石小序，載古墨齋金石跋。續涇川叢書一九一七年西泠印社影印本）趙氏追敘自己研治金石的緣起說：

始余年十三，嘗偕諸友過學宮。見壁上嵌小石一方，乃元時所立，似記一女子軼事，時不知其爲古物之可惜也。稍長閱縣誌，無其事，因復訪之，而石已亡矣。嗣是偶有所遇，始筆記焉。（趙紹祖涇川金石記跋文，續涇川叢書）

可見他起初收集著錄金石文字是出於存史的目的。因此，也就特別重視利用各種史書對實物和拓片的考證辨析，這一特色在金石文鈔及續鈔、涇川金石記、安徽金石略、古墨齋金石跋等多部金石著錄與研究著作中都有突出的體現。而在地方誌書的編寫過程中，他也特別注重對金石文字的收錄。幾十年間，他竭力收集各種金石文獻拓本、影拓本、鈔本。在遊歷過程中，也非常重視尋訪、拓抄金石文獻，披覽歷代金石著作，其收集範圍也不限於安徽一省。其弟趙繩祖對於他付出的艱苦勞動深有感觸：

吾兄殫數十年勤，始刻金石文鈔，繼刻續鈔，於此道可謂篤好而不遷矣。然金薤琳琅所已刻者不復重刻，蓋以力不足故也！又如嵩高諸闕、昭陵陪葬諸碑以及殘碣斷石之偶存於世，其文不可讀者，未嘗不反覆詳盡，考之史冊，證以他書，以求其所以異。此金石跋之作，往往超軼前人而有所新得。（趙繩祖古墨齋金石跋跋，續涇川叢

書)

以一己之力而完成五種比較重要的金石學著作，即使在重視金石的清代學界，也是不多見的。

安徽金石略初刊於道光十四年（一八三四），即趙紹祖去世的次年，爲趙氏古墨齋自刊，其成書或當在他晚年。從刊刻時間與引用自己著作的情況來看，趙氏此書的撰作是經過了長期的籌劃和學術準備的，此前撰成的金石文鈔、金石續鈔、古墨齋金石跋、涇川金石記等都是爲本書所做的必要準備。安徽金石略卷一著錄有唐李翱所撰唐舒州新堂銘，下有「趙紹祖識」：

考史，李翱爲廬州刺史時，州旱，權豪賤市田屋而窶戶仍輸賦，翱收豪稅萬二千緡，貧弱以安。則此銘當在廬州，不當在舒州也。然輿地紀勝碑目亦收入安慶府，銘末云「以示羣舒」，廬州正羣舒之地，或後人因此「舒」字而誤爲舒州耳。

文后又有：

余初未見習之集，但取新書翱傳觀之，故妄有此說。後得習之集讀之，見其中有別潛山神文，自云：「長慶二年，來臨此邦，遭罹炎旱，淮左畢同。鄰郡逃亡，十家六空，惟此舒人，安業於農。」深悔其率，因不復改易，更綴數語於後，以誌讀書不多、妄作

論斷之過，且以示來者無蹈此失。然余又疑本一事而史誤舒州爲廬州也。甚矣，讀書通曉之難矣！

一方面顯示出趙氏扎實嚴謹的學術態度，同時也說明安徽金石略的撰寫，可能經歷了一個較長的著錄與反復修改的過程。

趙紹祖還注意及時收錄新出土石刻文獻，嘉慶四年（一七九九）五月，其從弟趙杞在整理園圃時發現一處唐代古墓，出土碑石「如粉糜，出土時爲無知者以手按視，遂多模糊，然尚可讀」。趙紹祖立即將其照抄著錄於金石續鈔刻印，即唐處士施照墓誌銘，後又收入安徽金石略卷三。全唐文編撰時，根據金石續鈔收此文入卷九五九，題名唐故處士吳興施府君墓誌銘，可見在當時就已經產生了較大的影響。

安徽金石略全書十卷，以清代安徽省各府爲序，首卷安慶府，次徽州府，等而次之。取材十分廣泛，有各種已刊金石著錄著作，有歷代正史或其他著作，有各種各類地方誌，也有些是安徽各地尚存或新出土但未被著錄的金石文字。有前代人的著述，有當代人的作品，也有自己的其他金石著作。引用文獻資料計有百餘種，主要包括以下幾類，從中可以領略到趙氏治學涉獵之廣。

（一）碑版文字及法帖類：

集古錄、金石錄、博古圖、隸釋、隸續、墨池編、寶刻類編、石墨鐫華、金石略、天下金石誌、寰宇訪碑記、潛研堂金石文跋尾續、綺霞閣謝詩碑亭序、齊山摩崖辨、重修壽州鐘樓記、重修積玉橋記、涇川金石記、金石文鈔、金石續鈔等。

(二) 歷代文集類：

薛司隸集、太白集、權載之集、樊川集、劉夢得集、李習之集、會昌一品集、皮陸合刻、歐陽文忠公集、宛陵集、蘇文忠集、山谷集、臨川集、劉忠肅集、公是集、毗陵集、南豐類稿、浮溪集、竹洲集、水心集、洛水集、渭南集、吳文正公集、定宇集、牧庵集、青山集、雪山集、青陽山房集及唐文粹、唐詩紀事等。

(三) 地理總誌、方誌類：

水經注、太平寰宇記、輿地紀勝、輿地廣記、大清一統誌、天下名勝誌、江南通誌及安慶府誌、徽州府誌、齊山巖洞誌、舊齊山誌等安徽各地方誌三十餘種。

(四) 各種史書、雜記：

十國春秋、宋史、人蜀記、揮塵餘話、直齋書錄解題、遊黃山記、泛舟山浙錄、新安文獻誌等十餘種。

安徽金石略的編纂，繼承了自歐陽修集古錄和趙明誠金石錄以來歷代金石學家的著

錄傳統，并有所發展，使得該書編纂體例相當完善，能夠更加充分地體現其重要的文獻價值。趙氏每著錄一件（通）碑版金石文字，都注明其時代、年代、撰者、地點、存佚、出處，或在引文後標明出處；凡價值較高但流傳不廣的，大都逡錄原文；需要特別說明者則加上按語或自注；凡有疑問或矛盾抵牾者，在著錄後進一步做詳細的考辨。如卷七引宋朱長文墨池編著錄之宋武帝受禪壇記，下記：「永初元年，在壽州。佚。」同時參考相關史籍做了必要的考證：

按：宋武帝以元熙元年七月遷壽陽，二年四月徵入輔，六月至京師，即以是月丁卯設壇於南郊受禪。則壇自在建康，不得在壽陽。或壽陽人豔其事，以其記重刻之於其地也。金石略、墨池編皆言在壽州，而所載甚略，不得而詳矣。宋永初元年即晉元熙二年也。

這種著錄體例使得其所著錄的金石文字的來龍去脈一清二楚，便於檢索、查考和利用，而翔實的考證與說明也使其可信程度更大，文獻價值更高。

二

安徽金石略的撰成使得安徽歷代金石的著錄更加集中，其中所收各種器物、碑記、墓誌銘、摩崖石刻、題名錄、匾額等，涉及安徽歷代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教育、社會生活、民

風習俗等諸多方面，有些材料不見於其他記載，爲我們研究古代歷史尤其是安徽地方發展史提供了大量寶貴資料，有較高的文獻價值。

其一，大量的「學記」是研究安徽教育發展史的珍貴史料：

安徽金石略所收碑版文字中，數量最多者要算北宋以來各府、州、縣所立各類「學記」，共有八十餘通，占全書所收總數的十分之一。其中包括府、州、縣學修建、遷徙碑記，書院碑記，藏書閣（堂）碑記，文廟、朱祠及其他儒學賢祠碑記，學田學糧養士記，進士題名錄等。這些數量不菲的「學記」，充分展現了從社會教化、學校教育、人才選拔到教育體制、教育經濟、社會效果與影響等古代教育的各個方面，是研究安徽教育發展史不可或缺的珍貴史料。

這些「學記」中有一半以上集自皖南徽州、宣州兩府，尤其是徽州府，竟然占了總數的三分之一還多，翔實的碑文記載了皖南人重視和發展教育的曲折與艱辛。洪适所撰宋休寧縣遷學記立於宋高宗二十九年（一一五九），文曰：

新安領百里者六，休寧最大，宜有學（宋慶曆間即縣治之東街爲屋數間以奉先聖），而亦無以應令。紹興六年，南蘭陵陳公尉縣，邑秀民爭北面講席，戶內人滿，率坐戶外，則相與度地於縣南爲屋五十楹。塞於次年春正月，成於秋八月。又買書千餘